

# 汉赋中的服饰描写与汉代礼乐精神

郑煦卓

(河西学院 美术系, 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 本文从汉赋作品中的服饰形象着眼, 论述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体现汉代文化精神的礼乐精神, 汉赋中的服饰形象描写与汉代礼乐精神的关系。通过汉赋中帝王、嫔妃、武士等的服饰描绘, 论述其体现的礼乐精神以及礼乐精神对服饰的影响。

[关键词] 汉赋; 服饰形象; 礼乐精神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09)01-0027-08

## 一、汉代服饰等级观念的形成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 是与礼乐紧密联系在一起, 礼乐作为政治统治和社会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中心思想和制度, 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统治阶级统治手段之一的传统服饰文化就必然体现礼乐的精神。这种礼学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年来的传统服饰观念与风格。儒家关于服饰制度的记载很多, 以《周礼》、《仪礼》、《礼记》所载为详。儒家认为“服以旌礼”, 依礼着服, 等级有序, 贵贱有别, 是儒家服饰制度的显著特点。儒家还认为服饰从属于礼仪, 适应礼仪的需要, 参加祭祀、朝会、兵戎、婚嫁、丧葬等礼仪活动, 应着相应的服饰。社会各阶层的等级序列和贵贱之别, 通过服饰的质地、形状、尺寸、颜色、花纹等体现出来。汉代十分强调衣着的尊卑, 反对社会上的衣着逾制。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后, 汉代人的衣着便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与影响。这表现在汉儒都根据经学强调衣着服饰不是小事, 而是一件关系着其统治能否得到“上天”承认的大事。如董仲舒和班固都提出: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 易服色, 衣着直接反映着尊卑等级, 若尊卑有序, 则服制亦应有差: “圣人所以制衣服何? 以为絺(chī)纁(hóng)蔽形, 彪表德劝善, 别尊卑也。”可见汉代儒家十分重视衣着的尊卑等级。汉代最高统治者也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 成帝、马太后、明帝、邓太后与献帝等人曾下诏要求人们遵守服制。东汉王朝还依据儒学制定了冠服制度。汉代的冠服种类很多, 如长冠、委貌冠、爵弁冠、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等。这些冠服相当一部分源于古制, 既有华夏正服, 也有异族胡服, 不少冠服还

有典制可考。就功能而言, 主要是作为身份和等级的标志, 制度化和礼仪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 由于刚刚结束长期的战乱, 国力贫乏, 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普通老百姓, 对服饰的要求都只是用来满足基本的需要, 后来经叔孙通的说服, 刘邦才命叔孙通制定礼仪。叔孙通等人在制定礼仪的时候考虑到当时的经济状况, 只规定采用秦朝的黑衣大冠为祭服, 对一般服饰, 除刘邦当年做亭长时用竹皮自制的刘氏冠不许一般人戴之外, 并没有什么禁令。经过汉初 70 余年的休养生息, 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恢复, 物质财富有了一定增加。尽管民间的服饰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但是汉文帝只穿弋绋、革舄、赤带, 皇后的裙裾长不及地。这种情况表明汉文帝提倡节俭, 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物资仍然不很丰盛。

“文景之治”以后, 到汉武帝时期, 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 国家富庶, 经济繁荣发展, 服饰也逐渐由俭转奢。由于纺织品产量的不断增长, 用丝绸交换的珠玉犀象、琥珀玳瑁等装饰品, 刺激着服饰水平的提高。当时京师贵戚的穿着打扮逐渐超过了王制; 高贵的服装面料, 如锦、绣、绮、縠、冰纨等, 原来属于后妃专用, 发展为富商大贾也都经常穿着, 甚至贵族之家奴婢都穿绣衣丝履。这些在儒家看来, 是一种尊卑混乱的表现, 是违背礼的要求的, 也是他们所不能容许的。所以, 到了汉武帝时期, 结束了黄老思想的统治, 实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政治统治之后, 传统的服饰所体现的等级观念重新确立。汉武帝元封七年(前 104), 便正式下诏“改正朔, 易服色”, 表示受命于天, 把“元封”改为“太初元上”, 以正月为岁首, 服色尚黄, 数用五。不过, 这次改制只限于尚色, 大抵以四时节气为服色之别, 如春青、

夏赤、秋黄、冬皂,而没有规定详细的章服制度。汉成帝时禁止奴婢、女乐等穿着绮、縠等。同时,以青、紫色为贵者的燕居之服,这种颜色与高官的佩绶颜色类似,微贱者不能用此二色。直到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朝廷正式下诏采用《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輿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制定了官服制度。永平二年正月祀光武帝明堂位时,汉明帝和公卿诸侯首次穿着冕冠衣裳举行祭礼,这是儒家学说衣冠礼仪制度在中国全面贯彻执行执行的开端。

## 二、汉代的衣冠、佩饰制度

汉代的服饰在初期基本上是沿袭秦制,但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礼仪、神权的意味再次在服饰中浓重起来,礼乐精神中严格的等级地位规定在服饰中的体现逐步明显,冕服、朝服才有了大规模、多品种的出现。正统、规矩、庄重的直线形服饰再次出现,在继承传统服饰特征的基础上,又创新出来一批新的服饰。

袍服为汉代有代表性的衣服。当时社会以袍为尊、为贵。汉代袍服不仅开始外穿,而且一直作为参加各种活动的礼服穿用。汉时作为礼服的袍服,其形制与深衣接近,作为常服的袍服款式很多,一般衣长较前期短,曲裾为多,下摆的造型变化也很多。汉代袍服的样式以大袖为多,袖口部分收缩紧小,称之为“祛”(qū,即袖口),全袖称为“袂”。深衣在汉代是诸侯、大夫、士以及贵妇家居所穿的衣服,也是庶人的常礼服。深衣出现于春秋战国。初多用麻布,色白,齐时用缁布。《礼记·深衣》中载:

“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汉时命妇以此为礼服,改用彩帛缝制。西汉妇女深衣衣襟颇长,缠身数道。(图 2.1)禅衣,即单衣,指深衣中无衬里的单衣。汉



图 2.1 穿深衣的陶俑



图 2.2 素纱单衣

代是一般地主和贵族的常服。《说文》曰:“禅,衣不重也。”《释名·释衣服》中说:“禅衣,言无里也。”单衣形制众多,质料不一,适宜多种场合穿着。作里服时穿于朝服内,称为内单或中单,家居时可作便服,也可穿着交际。(图 2.2)褐衣则是粗劣的衣服,用粗毛或粗麻织成之衣,汉代为贫贱者所穿。

儒家思想的礼乐精神的重要展现方式之一是祭祀,汉代服饰制度的重要规定之一,是不同地位的人在不同祭祀场合所佩戴的冠冕的形制不同,戴不同的冠穿着相对应的衣裳。冕基本上延续周代的冕,没有繁细的规定,只是冕板的前沿为圆形。《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冕冠,垂旒,前后邃延……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纓。”天子、公卿、诸侯和大夫按照地位的不同,玉珠的质地和数量也不同。“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纓,旁垂黻纁。”是在郊天地、宗祀、明堂的时候配戴的。(图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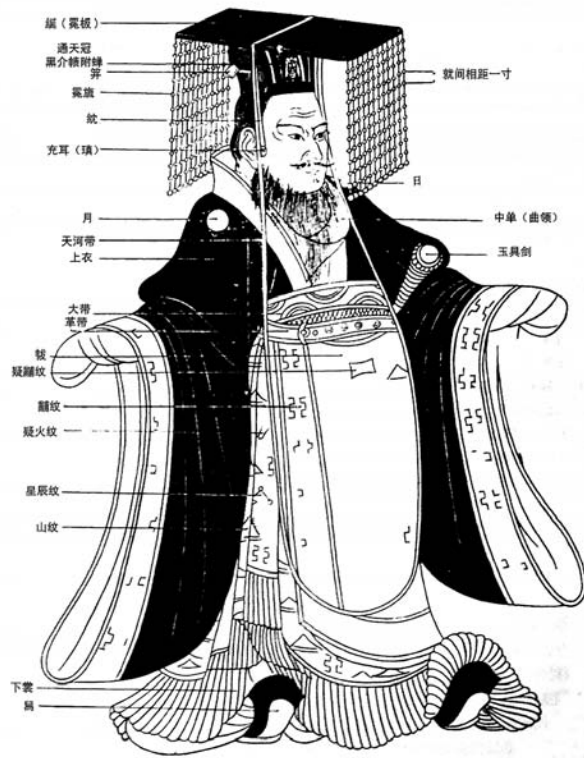


图 2.3 帝王冕服各部位说明图

西汉初年制定礼仪规定不许一般人戴的刘氏冠,又称“斋冠”、“长冠”、“竹皮冠”、“鹤尾冠”等,高 8 寸,广 3 寸,用黑纁(纱类)为之。制如板,用竹皮制作,此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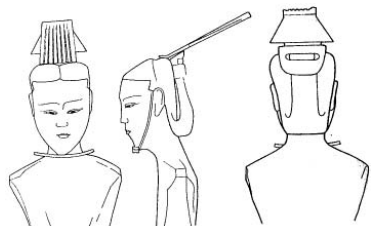


图 2.4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戴鹊尾冠的木俑



图 2.5 宋 聂崇义《三礼图》委貌冠



图 2.6 成都站东乡出土委貌冠，讲学画像砖

用作祭祀宗庙诸祀的祭服之冠。这是汉高祖刘邦在做亭长时所创之冠，《史记·高祖本纪》中说：“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应劭注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鹊尾冠是也。”“一名‘长冠’。侧竹皮裹以纵前，高七寸，广三寸，如板。”《后汉书·舆服志》中写道：“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纆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初，高祖微时，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楚冠制也……祀宗庙诸祀则冠之。”(图 2.4)委貌冠与皮弁形制相似，委貌冠长 7 寸，高 4 寸，上小下大形状如同覆杯，用黑色缁绢制作，而皮弁用白鹿皮制成，是公卿诸侯大夫行大射礼时所服之冠。(图 2.5, 图 2.6)武冠，也称为“武弁”、“大冠”，是诸武官所服之冠。《后汉书·舆服志》中写道：“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图 2.7)巧士冠，前高 7 寸，后相通，直竖，是汉代皇帝祭天时侍从所戴的礼冠。方山冠是汉代祭祀宗

庙时表演乐舞者所戴的礼冠，类似进贤冠，用五彩縠制成。(图 2.8)除了上述在祭祀场合所戴的礼冠之外，不同地位、官职所配戴的冠帽也有严格的区分，和等级规定。例如通天冠，是皇帝所专用的。(图 2.9)远游冠，形制与通天冠相似，原为楚人之冠，秦灭楚后采用，汉时为天子诸王所服。《后汉书·舆服志》记载：“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筓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图 2.10)进贤冠为汉代文官所戴之冠，前高 7 寸，后高 3 寸，长 8 寸，冠上有横脊，称为梁。《后汉书·舆服志》写道：“进贤冠，古缙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图 2.11)高山冠，是齐王所制之冠。秦汉时是使臣、谒者、仆射所戴之冠。《三礼图》：“高山冠，一曰侧注。高九寸，铁为卷梁，秦制行人使者所服，今谒者服之。”(图 2.12)法冠，或称“獬豸冠”，传为楚王所制。冠上装饰有能辨曲直的獬豸。秦汉承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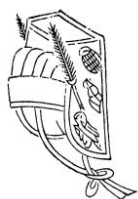


图 2.7 宋 聂崇义《三礼图》武弁大冠



图 2.8 宋 聂崇义《三礼图》方山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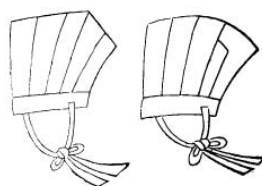


图 2.11 宋 聂崇义《三礼图》进贤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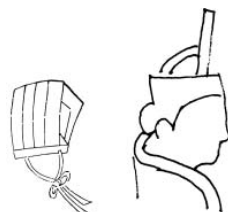


图 2.12 宋 聂崇义《三礼图》高山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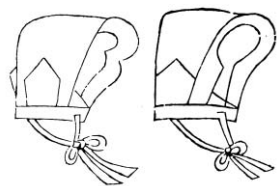


图 2.9 宋 聂崇义《三礼图》通天冠



图 2.10 宋 聂崇义《三礼图》远游冠

制，用作法冠。《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纆为展筓，铁柱卷，执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监平也。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图 2.13)却非冠，汉代宫殿门吏仆射所服。(图 2.14)却敌冠，汉代卫士所戴之冠。(图 2.15)樊噲冠，本为汉将樊噲所戴之冠。樊噲在鸿门宴上保护刘邦，十分忠勇，后来供司马殿门卫士配戴。(图 2.16, 图 2.17)在汉代，庶民不冠，罪犯更不能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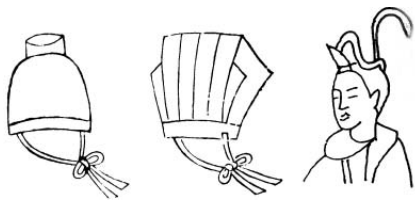


图 2.13 宋 聂崇  
义《三礼图》獬豸冠



图 2.14 宋 聂崇  
义《三礼图》却非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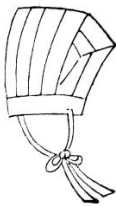


图 2.15 宋 聂崇  
义《三礼图》却敌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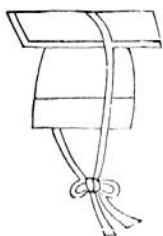


图 2.16 宋 聂崇  
义《三礼图》樊哙冠



图 2.17 湖南长沙马王堆  
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戴樊哙冠者  
(左), 江苏洪楼汉代画像石中  
戴樊哙冠者(右)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首服,也有尊卑差别。幘,是束发的巾,起于战国时秦国,后形成以颜色来区别贵贱的制度。起初幘与巾有别,仅是束发用,幘上要加冠,偶尔会有单独戴的,但不普及。入汉以后得以普及和完善,西汉时,幘在很长时间内为贱人之服。应劭在《汉官仪》中说:“幘者,古之卑贱执事者不冠者所服也。”后来幘与巾逐渐合而为一,并且成为流行常服。巾的颜色与冠、幘一样,也是身份、地位和职业的标志。如官奴巾为青色,童仆为黑色,先为小吏后又为民者为白色,武士、卫士为红色,百姓为白色等。甚至还利用巾的颜色来从事某种活动,像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利用黄色的巾作为区分敌我的标志。(图 2.18)

三、汉赋中帝王、嫔妃、武士等的服饰描写体现了礼乐精神

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巨大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我国的赋文学源远流长,在战国时代就已经产生,以后历代都有作品出现,至今仍有很多作品流传。

但真正成为文学的一种形式,还是以汉赋为代表。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两汉 400 年间,写诗的人很少,作赋的人极多,两汉文坛几为汉赋所垄断。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仅西汉就有赋家 70 人,作品 894 篇。东汉更多,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存世的作品不多。根据费振刚先生等辑校的《全汉赋》统计,汉代赋家 87 人,作品 305 篇,其中存目 31 篇。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当丰富。同时,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最有争议的。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们大多认为汉赋的成就没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么突出,加之在诸多赋篇中,字词生僻,词藻堆砌,读起来艰涩难懂,给人们阅读欣赏增加了很多困难。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两千年来,汉赋除收入史书及《文选》中的部分重要篇章有简单注解外,未有人认真整理研究过。尤其是新中国建国后 30 年中,它几乎被视为封建糟粕而被遗弃。但是,这并不能降低汉赋在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汉赋按体裁取向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抒情述志的短赋,另一类则是以铺陈排比为主要手法的“体物大赋”,后者是汉赋的主流。我们读汉赋,特别是读有代表性的汉大赋,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欢快的气氛,一种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蕴涵在作品中的大汉帝国的繁荣和强盛。赋家们多怀着激动和自豪的心情来描述大汉帝国创建的历程和大汉帝国的声威,这种发自内心的颂歌在以往未曾有过。中国在夏、商、周三代以前,是国家机构逐渐形成的阶段,即使是最强盛的时期,王朝的统治范围也仅限于中原狭小地区。秦虽统一中国,但统治时间短,又多行暴政。两汉时期则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汉赋作品中对大汉帝国的歌颂和赞扬,是人们面对这种崭新生活所产生的崭新思想感情的流露,是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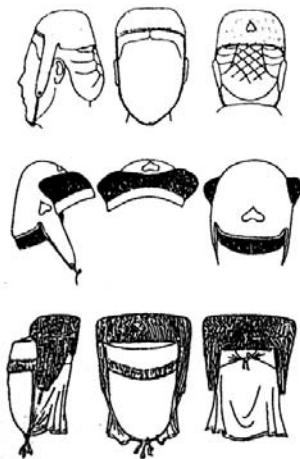


图 2.18 由直接  
戴武弁到用幘衬戴  
武弁及发展为武弁  
大冠(秦始皇陵兵  
马俑出土的戴弁陶  
俑(上),咸阳杨家  
湾西汉墓丛葬坑出  
土的戴弁陶俑,弁  
下已衬有幘(中),  
武威磨咀子 62 号  
新莽墓墓主所戴武  
弁大冠(下))

代精神的宣扬。

汉赋作品中对于当时社会环境下不同等级地位人物服饰的种类、样式、质地、颜色以及穿着规范都有详细记载和生动描述。儒学特别注重礼乐与帝王的关系,汉赋中为帝王歌功颂德的文章很多,对于服饰的描写多见于帝王、后妃、宫廷武士等形象中,从服饰具体制度的规定中体现儒家的礼乐精神。用来区分等级、尊卑地位的冠帽、衣裳在汉赋作品中都有所描述。特别是其散体大赋尤以描写田猎、宫殿、歌舞等内容最为精彩,对儒家思想中的礼乐精神主要体现在描述主张“节俭之风”、苑囿田猎、歌舞之赋和宫殿台榭的内容中。这些描绘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审美的表现,而且是汉代思想礼乐精神的文学体现。

西汉前期著名辞赋家邹阳在《酒赋》中描写君王:“曳长裾,飞广袖,奋长纓。”是对汉代以袍服为贵,君王礼服样式的最好说明。

东汉的赋家张衡在他的作品《东京赋》中,对帝王郊外祭祀天神时穿着的服饰进行了描写:“乃整法服,正冕带,珩(héng)紃(dǎn)纁(hóng)纁(yán),玉笋(jī)纂(qī)会。火龙黼(fǔ)黻(fú),藻繅(lù)鞶(pán)厉。结飞云之袿(jiá)辂(lù),树翠羽之高盖。”汉代对祭祀极为重视,当时的礼仪制度对帝王祭祀时的服饰、车马、仪仗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乃整法服,正冕带,珩紃纁纁,玉笋纂会”是帝王祭祀时穿的服饰。“法服”是古代礼法所规定的服饰。“冕”是帝王和臣僚在重大典礼上戴的帽子。《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xūn,即浅红色)下。”“珩、紃、纁、纁”都是冕冠上的装饰。“珩”是指结冠冕于发髻上的横簪,同“衡”。“紃”为古代冠冕上系珰的带子。“纁”指古时冠冕上的纽带,由颌下挽上而在笋的两端。“纁”是覆在冠冕上的装饰。“玉笋”为玉制的簪子,古代用以插挽起的头发或弁冕。“纂会”中,纂是古代皮冠缝合处的玉饰;帽子上缀结采玉的缝隙叫会。“火龙黼黻,藻繅鞶厉”指帝王在隆重场合穿的袍服上绣着龙、火等各种纹饰。“黼黻”指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黼,黑白相次,作斧形,刃白身黑;黻,黑青相次,作两兽相背形。《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冕服九章,初一日龙,次二曰山,次三曰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绩(huì);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紃以为绣。”(图3.1)“藻繅”是古代便于附着圭璋等玉器装饰用的垫子,用皮革制成,上面画有彩色花纹。“鞶厉”是古代衣服上的带子。

帝王祭祀时乘坐的马车同样有明确的规定。旌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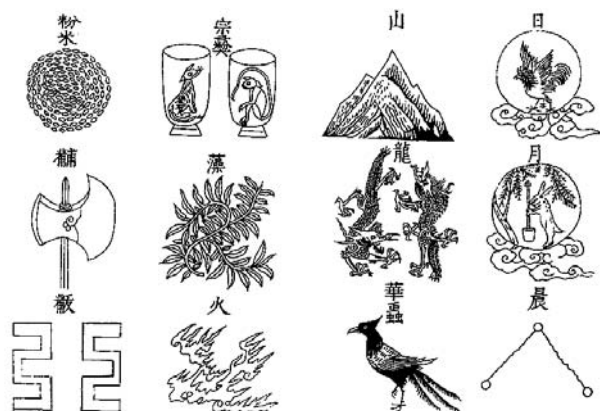


图 3.1《三才图会》冕服十二章纹样

车上的装饰,马匹的数量,马身上的饰品和天子穿着的冕服都是配套的。文章中对天子在祭祀时所穿着的服饰和车上旌旗以及车马装饰的描绘,反映了汉代礼仪制度中对帝王祭祀服饰及车马的严格规定。同样不同等级官职的官员的服饰车马也有严格的规定。

西汉扬雄的《羽猎赋》中描述德高望重、学问出众的大儒乘坐轩车,戴着高冠,穿着各种颜色不同的衣裳。“於兹乎鸿生钜儒,俄轩冕,杂衣裳,修唐典,匡雅颂。”“轩”是古代一种前顶较高,有帷幕、曲辕的车子,供官职在大夫以上的官员乘坐。

东汉末年刘桢在《鲁都赋》中描写官宦服饰:“绘弁端衣,散佩垂绅。”“弁”,冠,古代男子穿礼服时所戴的冠,吉礼之服用冕,通常礼服用弁。弁又分皮弁、爵弁。皮弁用于田猎战伐,爵弁用于祭祀。(图3.2,图3.3)“佩”,古代系于衣带上的饰品。“绅”是束在腰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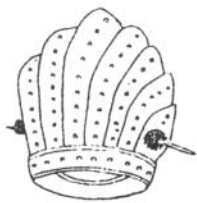


图 3.2《三才图会》皮弁



图 3.3 宋聂崇义  
《三礼图》爵弁

头垂下的大带子。汉代佩饰是服制不可缺少的部分,用革带系于前面垂于腰带下的饰品,称为蔽膝。在冕服中称为“芾(fú),祭服中叫“黻”或“黼”,其他服装上为“鞞(bì)。《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鞞(fú),贵贱有殊……鞞,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徐广曰:‘鞞如今蔽膝。’”这句对冠与蔽膝的描述和《后汉书》中的记载相符,真实详尽地反映了汉代的礼服制度。

西汉著名辞赋大家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上林赋》中描绘武士的服饰：“蒙鹖(hè)苏，綰白虎，被斑文，跨𩑦(yě)马，陵三嶠(zōng)之危，下碛(qì)历之坻，径峻赴险，越壑厉水。”“蒙鹖苏，綰白虎，被斑文”是汉代武士服饰的特点。汉代武将所戴的冠，加貂尾的叫“赵惠文”冠，加鹖尾的叫鹖冠。这些原为胡人装束，后延至唐宋，一直为武将所用。还有和武冠配套的衣裤，中国早期的裤无裆，类似于今天的套裤，《说文》曰：“綰，胫衣也。”说明了其只遮挡腿部的特点。到了汉代才发展为有裆之裤，称“裈”，有裆之裤的出现便于劳动、射猎和骑马作战。《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虎贲(bēn)将虎文裤，白虎文剑佩刀。虎贲武骑鹖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云。”《上林赋》中所描绘的军容与后汉书》中记载十分吻合。(图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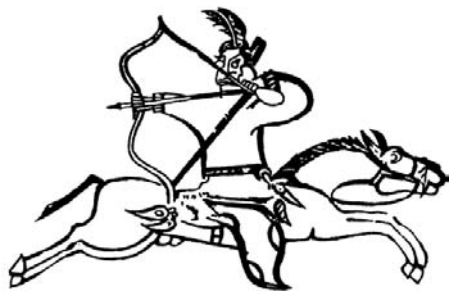


图 3.4 河南洛阳汉空心砖画鹖冠骑射人物

张衡的《西京赋》中描绘武士们穿着丹黄色、浅绛色的衣服，戴着赤黄色蔽膝，一个个睁大眼睛仰视，显出很威武勇敢的样子。“缇(tí)衣鞞(mèi)鞞(gé)，睢(su?)盱(xū)拔扈。”“朱鬣(mà)(jí)髻(zhuā)，植发如竿。”武士们用红色的带子束额并露出杂以粗麻的发髻，头发高束直立如同竹竿。这段描写正是反映了汉代男子的戴幘，其用来裹束头发，防止头发散落而妨碍行动，战国时期秦国专为武士用。汉代则不分贵贱均可戴用。《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古者有冠无幘，其戴也，加首有頄(kuǐ)，所以安物……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衱(pà)，以表贵贱……汉兴，续其颜，淩(lán)襞(luò)之，施巾连题，淩覆之，今丧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𩑦也，头首严𩑦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图 3.5, 图 3.6)

张衡的《东京赋》中描写了帝王郊外祭祀时仪仗中武士们的装束：“髯(róng)髦(máo)被绣，虎夫戴鹖，骝承华之蒲梢，飞流苏之骚杀。总轻武於后陈，奏严鼓之嘈囂(zá)。戎士介而扬挥，戴金钲(zhēng)而建黄钺

(yuè)。”披发前驱的勇猛武士穿着绣有花纹的衣服，戴着插有鹖尾的帽子，用承华厩内的骏马作为副马，马的前额垂着明亮鲜艳的五彩饰物。轻车、武车在队伍后面排列，仪仗队敲响一阵阵急促喧闹的鼓声。勇士们身穿铠甲，肩上徽章闪耀，拿着金属的乐器金钲，举着黄金装饰的斧钺。这段对帝王仪仗中武士的描写，真实再现了汉代帝王在祭祀等隆重场合的宏大威武的场面。东汉末年陈琳的《武军赋》中描写武官服饰“玄羽缥甲，灼爚(yuè)流光”。与前代描述一致，反映着汉代服饰制度中武将的服饰规定。

东汉末年徐干的《冠赋》虽然是残篇，但是作品中对冠的描写还是很详细：“纤丽细纓，轻配蝉翼，尊曰元饰，贵为首服。”这种冠轻如蝉翼，是汉代的惠文冠，亦作“赵惠文冠”。战国末年，赵武灵王效仿胡服，戴此冠。其冠以漆纱为之，形如簸箕，貂珥为饰。秦王灭赵，即以此冠颁赐近臣。(图 3.7)汉代沿用，有两种形式：无貂珥者，武官用，名为“武冠”；有貂珥者，宦官用，名为“惠文冠”。“惠文”的来历也有两种说法：一是惠文为武灵王之子，继承父业，并使此冠得以完善，因以其名称之；一是此冠本来用縹布为之，质地轻细疏朗，犹如蝉翼，故以名之。后縹转写成“惠”，即有此名。这段描写更倾向于后一种



图 3.7 战国刺虎镜骑士的鹖冠

说法。《后汉书·舆服志》有对这种冠的记载，《晋书·舆服志》也有对惠文冠来历的记载：“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笼冠，即古之惠文冠。或曰赵惠文王所造，因以为名。亦云，惠者螭也，其冠文轻细如蝉翼，故名惠文。”



图 3.5 汉都望壁画戴赤幘着纁衣的武士



图 3.6 汉都望壁画汉制武官像



汉赋作品中也有对穷人服饰的描写，西汉扬雄在《逐贫赋》中描写自己长期的贫困生活：“人皆文绣，余褐(hè)不完。”汉代普通男子多穿着短衣，便于劳作，衣服多为粗麻布和毛织物，汉初还曾规定百姓只能穿本色麻布，不许穿各种颜色衣服。句中“文绣”是指绣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或衣服。“褐”为兽毛或粗麻制成的短衣，贫贱人所穿，因此有“褐夫”之称。

汉代不只男服有具体的服饰制度来规定，女服也有相应的服饰规定。在汉赋作品中，描绘汉代国家繁盛、帝王出行或狩猎场面宏大的同时，也从女服的样式繁多、华丽来表现。

西汉前期著名辞赋家枚乘的代表作《七发》中描写西汉初年宫廷后妃衣着装饰：“杂裾垂髻(shāo)，目窈心与，揄(yú)流波，杂杜若，蒙清尘，被兰泽，嫵(yàn)服而御。”“杂裾垂髻”中“杂裾”是下摆为燕尾形的各色衣裙。汉代服饰颜色多种多样，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仅凭视觉能辨别的颜色就有一二十种之多。“垂髻”是盛行于汉代的燕尾形装饰，多为妇女所用。“揄流波，杂杜若，蒙清尘，被兰泽”，是形容美人们身上、头上散发着香气。“嫵服而御”，嫵服是指燕居时穿的衣服，犹今之便衣。

而司马相如的作品《子虚赋》中描写的女子服饰更是真实再现了汉代妇女礼服的样式。(图3.8)文中写道：“于是郑女曼姬，被阿(ē)锡(xī)，揄纁纁，杂纤罗，垂雾縠；襞(bì)积褰绌，纤徐委曲，郁桡谿谷。粉(fēn)粉袞(fēi)袞，扬袿(yì)戍削，蜚襜(xiān)垂髻，扶舆猗靡，翕呶萃蔡。下摩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葳蕤，缪绕玉绥(suī)。眇眇忽忽，若神仙之仿佛。”“被阿锡，揄纁纁，杂纤罗，垂雾縠”描绘了女子服饰的质料。其中“阿”是古代一种轻细织物名，细绉。“锡”，同縠，是指细麻布。



图 3.8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帛画中，轸侯利苍夫人脑后束髻，额旁插步摇簪钗，穿云纹刺绣曲裾长袍，夫人后面跟随的三女子均穿曲裾袍，头饰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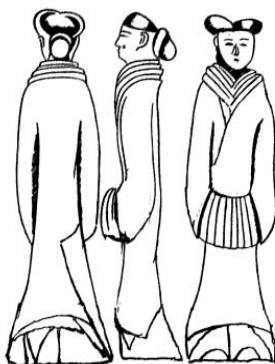


图 3.9 江苏徐州北洞山出土西汉穿深衣的女俑



图 3.10 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出土执笏妇女，梳花钗大髻，插十二笄，旁有一镊横髻，身穿袿衣

“纁纁”为麻布和细绢。“纤罗”指细纹的罗绮。“雾縠”是指薄雾般的细纱。“襞积褰绌，纤徐委曲，郁桡谿谷”衣裙上的褶绉很多，重重叠叠，就像小溪山谷一样。“粉粉袞袞，扬袿戍削，蜚襜垂髻，扶舆猗靡，翕呶萃蔡。”这一句中“粉粉袞袞”指衣服长长的样子；“扬袿戍削”指行走时扬起衣裙整齐的底边。“蜚襜垂髻”指燕尾形的衣摆下垂着，衣裙随风飘扬；“扶舆猗靡，翕呶萃蔡”形容衣裳裁剪合体，走路时窸窣有声，更显示出女子动人的体态。这几句话描绘了女子衣裳重重叠叠的褶绉，长长的衣裙，燕尾的装饰。

秦汉时期妇女的礼服，很多场合以穿深衣为主。深衣是战国时期就盛行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服饰，其形制是不开衩，衣襟加长，使其形成三角绕至背后，以丝带系扎。上、下分裁，然后在腰间缝为一体。上身合体，下裳宽广，长至足踝或长曳及地。到了汉代，妇女的深衣衣襟的层数比以前有所增加，下摆更肥大，腰身裹得很紧。《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绀(gàn)上皁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图3.9)还有一种衣服叫“袿衣”，是一种类似深衣的常服，只是衣襟底部由衣襟曲转盘绕而形成两个夹角。(图3.10)这段细致入微的描写，虽然有些夸张，却使我们仿佛亲眼看见了当时的动人场景。汉代服饰的美丽，汉代妇女服饰的特点，在这段文字中都充分地显现出来。

汉代妇女不仅在衣服上有严格的规定，而且与衣服相配的首饰也都有讲究，地位的不同，簪和珥的形式和质料不同。《后汉书·舆服志》中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簪珥。珥，耳珥垂珠也。簪以樠(jū)瑁为撝(zhì)，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钗……诸簪珥



图 3.11 辽阳三道壕汉墓壁画 穿着绣袍盛装的贵妇和戴幘的贵族男子(上)和戴进贤冠穿袍的男子与戴插步摇簪的贵妇(下)

皆同制,其撓有等级焉……皇后……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黑(𧈧)、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笄六珈’者。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瑱绕,以翡翠为华云……贵人……大手结,墨樿珥,又加簪珥。

长公主见会衣服,加步摇,公主大手结,皆有簪珥,衣服同制。”(图 3.11)

西汉班婕妤在《捣素赋》中描绘嫔妃衣裙的华丽和佩饰的精致:“曳罗裙之绮靡,振珠佩之精明。”东汉杜笃的《祓禊赋》中描写三月除灾去邪的仪式上,妇女们头戴翡翠制成的装饰,耳朵上垂挂着明亮耀眼的珠玉饰品,穿着华丽的衣服,风姿绰约,站在水边:“若乃窈窕淑女,美媵(yìng)艳姝,戴翡翠,珥明珠,曳离袿,立水涯。”傅毅的《七激》记载:“被华文,曳绫縠,弭随珠,佩琬玉。”这是对后宫嫔妃衣裙、佩饰的描述。东汉末年刘桢在其《鲁都赋》中描述女子的首饰:“插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珰”。汉代自汉武帝起执行严格的礼仪制度和等级制度。这些制度体现在当时服饰的各个方面,妇女服饰、首饰的等级区分也说明了这一点。

汉赋作品中的服饰形象描述反映着汉代的服装特点,具体的服饰制度、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等诸多方面。研究汉赋中有关服饰方面的描述,对我们今天了解汉代服饰文化的特点以及对前、后代服饰的传承发展,以及体现的汉代礼乐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注 释]

①《左传·昭公九年》。

②班固:《白虎通·衣裳》。

③《后汉书·舆服志》。

#### [参考文献]

- [1] 华梅.人类服饰文化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 [2] 华梅.古代服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3] 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4] 黄震云.汉赋与儒家思想[J].北方论丛,2005,(3).
- [5] 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 [6]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7]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 [8]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 [9] 陈元龙.历代赋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 [10] 霍旭东,赵呈元,阿芷.历代辞赋鉴赏辞典[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 [11] 龚克昌.汉赋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 [1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4] 钱穆.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